

星河

琼瑶
(台湾)



I 247.5
486

星 河

(台湾)
琼瑶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星 河

作者：(台湾) 琼 瑶

责任编辑：王 忻

责任校对：彭卓民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211 千

印张：10.25

插页：2

版次：199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482-1/I·481

定价：4.5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心虹依稀又来到那条走廊里。

那条走廊好长好长，黝黑，寒冷，巨大的廊柱在墙壁上投下了幢幢黑影，处处都弥漫着一份阴森森的、瑟瑟逼人的气息。心虹赤裸的小脚踩在那冷冰冰的地板上，手里颤巍巍地擎着一支蜡烛，小小的身子在那白色的睡袍中颤抖。她畏怯地、瑟缩地向前迈着步子。恐惧、惊惶和强烈的渴望压迫着她。她茫然四顾，走廊边一扇扇的门，那么多的房间，那么多！但是，他们把母亲藏到哪儿去了？妈妈！她的心在呼号着：妈妈！妈妈！四周那样安静，那样窒息的安静，妈妈！妈妈！一滴滚热的蜡烛油滴落在她手上，她惊跳起来，哦，妈妈！妈妈！她站定，发着抖倾听，然后，从一扇门里传出一声那样恐怖的、裂人心魂的惨号。哦，妈妈！妈妈！她冲过去，扑打着那扇门，哭泣着狂喊：

“妈妈！妈妈！妈妈！”

门开了，出现的是父亲那高大的身影，她小小的身子被抱了起来，父亲的声音疲倦而苍凉地响着：

DM70/30

“噢，心虹，你不能进去，好孩子，你的母亲，刚刚去世了！”

“妈妈！妈妈！”她哭喊着，在父亲的肩上挣扎，“我要妈妈！我要妈妈！我要妈妈！”

哦，妈妈！妈妈！她的头痛苦地转侧着，妈妈！妈妈！走廊里响起了空洞的回音：妈妈！妈妈！她像掉在一个冰凉的大海里，柔弱，孤独而无依。妈妈！妈妈！她不住地狂喊，挣扎。她要离开那走廊，离开那走廊，她挣扎，挣扎，挣扎……

“心虹！心虹！醒一醒，怎么又做噩梦了？心虹？”

一只温暖的手突然落在她的额上，摇撼着，抚摸着。她一惊，陡的清醒了过来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她在惊悸中睁大了眼睛，屋子里的灯光明亮，那裱着玫瑰花壁纸的房间决不是什么阴森的长廊，那深红的窗帘静悄悄地掩着，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玻璃吊灯，明亮地放射着一屋子柔和的光线。她躺在床上，蜷缩在那温软的锦缎和棉被之中，手上决没有蜡烛油烫伤的痕迹，她也决不是一个四岁的、找不着母亲的小女孩！是的，母亲！她的母亲正坐在床沿上，带着那样温和而安慰的笑，半忧愁半担心地望着她。

“怎么了？心虹？”她问，拭去了心虹额上的冷汗。

“哦，妈，没什么。又是那些讨厌的梦！”心虹说，仍然有些儿震颤，“我在叫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听到你在喊，就进来看看是怎么了？梦到什么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什么，我记不得了。”心虹啜嚅地说，不自觉地轻蹙起眉梢。

吟芳坐在床边上，忧愁地看着心虹。她知道她是记得的，

她在叫着妈妈！叫得像个孤独无助的小婴儿！但是，她不是在叫她，她叫的是另一个妈妈。吟芳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，甩了甩头，她强迫自己甩开某些思想，对心虹勉强地笑了笑。

“再睡吧，心虹，别做梦了，晚上的药吃过了吗？”

“吃了。”

“那么，睡吧！”她本能地整理着心虹的被褥，“别想得太多，嗯？”

心虹望着她，也勉强地微笑了一下。

“对不起，吵醒了你。”

吟芳摇了摇头，没说什么。“对不起，吵醒了你。”是礼貌吗？但却多么疏远，明显地缺少了一份母女间的亲昵。心霞就不会这样说，她会滚在她怀中，撒娇撒痴地拉住她的衣服不放她，嚷着叫：“不许妈走，陪我睡！”当然，也许这是年龄的关系，心霞才十九岁，心虹到底已经二十四了。不愿再多想，她对心虹又投去了忧愁的一瞥，就默默地退出去了。

心虹目送母亲的身影消失，等到房门一合拢，她就推开棉被坐了起来。弓着膝，她把下巴放在膝上，呆呆地坐了好半天。然后，她看了看手表，凌晨三点钟，她知道，她又将无眠到天亮，近来，那每晚临睡时的镇定剂早已失去了作用，等待天明已成为每夜必定的课程。夜，为什么总是那样漫长？

干脆掀开了被，她跨下床来，拿起床前椅子背上搭着的晨褙，她穿上了，系好带子，走到窗子前面。拉开了窗帘，她凭窗而立，迎面一阵带着秋意的凉风扑面而来，她机伶伶地打了个冷颤。真的，夜凉如水。她双手抱着胳膊，仰头看了看那黑暗的穹苍。那广漠无边的天空里，晓月将沉，疏星数

点。她望着那些星星，那一颗颗闪烁着的星星，下意识地在搜寻着什么。夜风簌簌然，在附近的山凹中回响。秋深了，夜也深了。离天亮还有多久？她一瞬也不瞬地看着那些星光，再过一段时间，那些星光会隐没在曙色的黎明里。又一阵风来，她闭了闭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心中模糊地想起《长恨歌》中的句子：

夕殿萤飞思悄然，孤灯挑尽未成眠，
迟迟钟鼓初长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，
鸳鸯瓦冷霜华重，翡翠衾寒谁与共？
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！

一种难言的怜悯跟随着这些句子掩上了她的心头，她骤然垂下头去，用手蒙住脸，无声地啜泣了。好一会儿，她放下手来，踉跄地走到梳妆台前，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对着镜子，她瞪视着自己，一时间，她茫然而困惑。镜子中，那憔悴的面孔好苍白，而那对含泪的眸子里却像燃烧着火焰，那样清亮，那样充满了烧灼般的痛苦。怎么了？这一切是怎么了？隐隐中，她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，在她耳边轻轻地、幽幽地说：

“我愿为你死！我愿为你死！”

她猛的一甩头，那声音没有了。镜中的脸显出了一份惊愕和仓皇。怎么了？到底是怎么了？她从没有死去的朋友，从没有！这些都是幻觉，她知道，都是幻觉！总是这样，那些噩梦，那些幻觉，那些莫名其妙的怜悯之情！这种种种种，像蛛网般把她重重缠住，她总是挣不出去。然后，有一天，她

会被这些蛛网勒死，哦！她不要！她必须振作起来，她必须！她想起李医生在她出院时对她说的话：

“多找些朋友，多享受一些，快乐起来，心虹，你没有什么该烦恼的事！”

是吗？没有什么该烦恼的事吗？她蹙起眉，脑中像有什么东西闪过，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一个她抓不着的影子，好模糊，好遥远，但是，它存在着！她惊惧地屏息静思，有谁在窗外低唤吗？有谁？声音那样迫切，那样凄凉，像来自地狱里的哀声：

“心虹，跟我走！心虹，跟我走！”

她惊跳起来，冲到窗前，睁大眼睛向外注视。窗外，是那花木扶疏的深深院落，夜色里，花影被风摇动。除树木花影外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声音已消失了，只有风声，萧萧瑟瑟，在秋意浓郁的深山里回荡。而远处的天边，第一线曙光已把山巅燃亮了。

二

梁逸舟下楼吃早餐的时候，餐庭里依旧冷冷清清的，只有吟芳在那儿用烤面包机烤着面包，高妈在一边帮忙服侍着。他大踏步地走过去，在餐桌前坐下来，高妈立即送上了一份牛奶和煎蛋，一面含笑问：

“老爷，还要点什么？”

“够了，”梁逸舟说，看了吟芳一眼，“给我两片面包，要——”

“烤焦一点。”吟芳接口说，对着梁逸舟，两人不禁相视一笑，“这么多年了，你每次还是要叮嘱，还怕我摸不熟你的习惯。”

取出面包，她慢慢地在上面涂着牛油。梁逸舟下意识地打量着妻子，他惊奇经过这么漫长的二十几年，她仍然能引动他心腑深处的那份柔情。这个早上，吟芳显得有几分憔悴，他知道，昨夜她没有睡好。抬起头来，他望了望那寂静的楼梯。

“我看，我们家永远不能要求大家一起吃早餐！而且，小

一辈的似乎比老一辈的还懒散！”他有些不满地说。

“哦，别苛求，逸舟。”吟芳很快地说，“她们还是孩子嘛！”

“孩子？”梁逸舟盯着吟芳，“别糊涂了，她们早就不是孩子了，心霞已经满十九，心虹都过了二十四了，如果心虹结婚得早，我们都是该做外祖父母的人了。吟芳，我看你年纪越大，就越纵容孩子了！”

“别说了吧，”吟芳轻蹙了一下眉梢，“你明明知道……”她咽下了说了一半的句子，一层轻愁不知不觉地飘了过来，罩在她的面庞上。她把涂好牛油的面包递给逸舟，又轻声地说了句，“心虹也是怪可怜的……”

“我告诉你毛病出在哪里，”梁逸舟打断了她，“就出在我们太宠她了，如果早听我……”

“逸舟！”吟芳祈求似的喊了声。

逸舟怔了怔，接触到吟芳那对带着点儿悲愁意味的眼睛，他心头立刻掠过一阵袒恻。不自觉的，他把手压在吟芳的手上，声音顿时柔和了下来：

“抱歉，吟芳，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吟芳瞅着他，嘴角有个微弱的笑，“我告诉你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什么都会好转的。”

“我相信你。”逸舟说，收回手来，拿起面包咬了一口，他的眼睛仍然注视着吟芳，“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，狄家今天就要搬进农庄了。”

“今天吗？”吟芳皱了皱眉，“你有没有告诉那个狄——狄什么？”

“狄君璞。不，我什么都没对他说。”

“哦，我希望，”吟芳有些不安地说，“我希望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才好。”

“你放心，”逸舟吃着早餐，“狄君璞不是个好管闲事的人，那人稳重而有深度，即使他听说了什么，他也不会妄加揣测。”

“我想你是对的，”吟芳也开始吃早餐，“总之，老让农庄空在那里也不是办法，事实上，”她的声音变低了，“早几年就该把它租出去了。那么，或者不至于……”

她的话只说了一半，就被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所打断了，她转过身子，面对楼梯，心霞正三步并作两步地从楼上冲下来，手里抓着一叠书，穿了件红色套头毛衣和黑长裤，满头短发乱蓬蓬的，掩映着一张年轻、红润、充满了青春气息的脸庞，她看来是精神饱满而且充满活力的。一直奔到餐桌旁边，她抓了一块面包就往嘴里塞，一面口齿不清地嚷着说：

“爸爸，妈妈！我不吃早饭了，第一节有课，我来不及，还得赶公路局的班车！”

“站住！心霞，别永远毛毛躁躁的！”梁逸舟说，“安安静静地把早饭吃了，我要去公司，你跟我一起进城，我让老高兜一下，先送你去学校！”

“真的？”心霞扬着眉毛问，难得父亲愿意让她搭他的车，梁逸舟一向主张孩子们要能吃苦，不能养成上学都要私家车送去的习惯。她跑回到餐桌边，在父亲的面颊上闪电似的吻了一下，笑嘻嘻地说，“这才是好爸爸，事实上啊，不让我搭您的车，是件完全损人不利己的事儿！”

“又得意忘形了！”梁逸舟呵叱着，声音却怎样也严厉不

起来，你怎么可能对这样一个撒娇撒痴的女儿板脸呢！“记住，已经是大学生了啊！”

“等我当老祖母的时候，”心霞含着一口面包，又口齿不清了，“我还是你的女儿，爸爸，所以别提醒我已经读大学了。”

“不要含着东西说话，”吟芳说，“不礼貌。”

“妈，您知道所有当父母的都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喜欢说不要这个，不要那个！”

“瞧！居然批评起父母来了！”吟芳笑着说，“这孩子越大越没样子！”

“还不是……”梁逸舟刚开口，心霞就抢着对母亲一本正经地接了下去：

“……你惯的！”

吟芳忍不住噗哧一笑，梁逸舟也笑了起来，心霞对父亲调皮地挤着眼睛笑，连那站在一边的高妈，也忍俊不禁。就在这一片笑声中，楼梯上一阵轻微的响动，心虹慢慢地走下楼来了。她穿着件长袖的黑色洋装，披着一头乌黑的长发，衬托得那张小小的面孔更加白皙了。她瘦削而苗条，举步轻盈，像一只无声无息的小猫。梁逸舟夫妇和心霞都望着她，笑声消失了，餐桌上那抹轻松的空气在刹那间隐逸无踪。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沉重的寂静。

心虹来到桌子前面，立即敏感到空气的变化，她对大家看了一眼，勉强地想笑笑，但是，那笑容还没有形成就在唇边消失了。她低低地叫了声：

“爸爸，妈，早。”

“坐下吧！姐姐！”心霞忽然跳了起来，用一种夸张的活

泼，对心虹说，一面把自己的椅子推给她，“姐，你该多喝点牛奶，那么，你就会胖起来。”

“昨晚睡得好吗？”梁逸舟看着心虹问，其实，这一问是多余的，不用她那失神的眸子来告诉他，他也知道她并没有睡好。

“还好，爸爸。”心虹说，声音温柔而细致。这种温柔，使梁逸舟的心脏抽搐了一下。心虹！他那娇娇怯怯的小女儿！

“你要多吃点！”吟芳把抹好牛油的面包递给心虹。

“哦，我不爱吃牛油。”心虹低低地说。

“当药吃，嗯？”吟芳望着她，关怀的，几乎是低声下气的。

“那……好吧！”心虹虚弱地笑了笑，顺从地接过了面包。高妈已急急地把一个刚煎好的蛋，热气腾腾地端了出来，放在心虹的面前，心虹皱皱眉头，叫了声，“哦，高妈！”

“小姐！”高妈堆了一脸的笑，请求似的看着心虹。

“哦，好吧！”心虹无奈地轻叹了一声，“看样子，你们都急于想把我喂成大胖子呢！”埋下头，她开始吃早餐，那牛奶的热气冲进了她的眼眶里，她那黑眼珠又显得迷蒙而模糊了。

“噢，好爸爸！你到底吃好没有？”心霞抱着书本，焦灼地问，“你再不动身啊，我就迟到迟定了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梁逸舟站起身来，“高妈，老高把车子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“早就好了。”高妈说。

“姐，要不要我帮你带什么吃的回来？”心霞回头看着心虹，亲热地微笑着。

“不要了，我不想吃什么。”

“那么……我早些回来陪你！再见啦！”

“再见，爸！再见，心霞！”

“爸，你快一点嘛，快一点嘛！”心霞一叠连声地催着，不由分说把手臂插进父亲的手腕里，拖着梁逸舟往大门外冲去了，梁逸舟就在女儿的拖拖拉拉中，不住地喊：

“看你，成什么样子？永远像个长不大的野丫头！真烦人！将来嫁了人也这股疯相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嫁人！”

“哼！我听着呢，也记着呢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心霞开心地笑着，父女两人消失在门外了。立刻，汽车发动的声音传了过来，他们走了。

这儿，心霞一走，房内就突然安静了。心虹低下头，开始默默地吃着她的早餐。吟芳也不说话，只是悄悄地注视着心虹，带着一种窥伺和研究的意味。心虹很沉默，太沉默了，那微蹙的眉梢上压着厚而重的阴霾。那蒙蒙然的眼珠沉浸在一片梦幻之中，她看来心神恍惚而神思不属。

很快的，心虹结束了她的早餐。擦了嘴，她站起身来，对吟芳说：

“我出去散散步，妈。”

吟芳怔了怔，本能地叫了声：

“心虹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别去农庄，狄家今天要搬来了。”

“哦？”心虹似乎愣住了，呆在那儿，半天没有说话。好

久之后，才慢吞吞地问，“那个姓狄的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他要住到这个荒僻的农庄里来？”

“你爸爸说他是名作家，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，我们也高兴有这样的邻居，否则，农庄一直空着，房子也荒废了。”

心虹沉思了片刻。

“名作家？他的笔名是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“难得——他竟会看上农庄！”心虹自语似的说了一句，转过身子，她不再和母亲谈话，径自走向屋外去了。

瑟瑟的秋风迎着她，清晨的山凹里带着凉意。这幢房子建筑在群山环绕中，一向显得有些孤独，但是，山中那份宁静和深深的绿意却是醉人的。最可人的是房子四周的枫林，秋天来的时候，嫣红一片，深深浅浅，浓浓淡淡，处处都是画意。所以，梁逸舟给这幢房子取了一个颇饶诗意的名字，叫“霜园”，取“晓来谁染霜林醉”的意思。心虹一直觉得，父亲不仅是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他更是个诗人和学者。如果不是脾气过于暴躁和固执，他几乎是个十全十美的人。

走出霜园的大门，有一条车路直通台北，反方向而行，就是山中曲曲折折的蜿蜒小径，可以一直走向深山里，或者到达山巅的农庄。心虹选择了那条小径，小径两边，依旧是枫树夹道，无数的羊齿植物和深草，蔓生在枫林之间，偶尔杂着一些紫色的小野花和熟透的、鲜红的草莓。心虹在路边摘了一支狗尾草，无意识地摆弄着，一面懒洋洋地向山中走去。

她深入了山与山之间，这儿是一片平坦的山谷，也是山

中最富雅趣的所在点，几株枫树缀在绿野之上，一些在混沌初开时可能就存在的巨石，耸立在谷中。平坦的，可坐可卧，尖耸的，直入云霄。岩石缝中长满青苔，许多枫树的落叶，洒在岩石上。岩石的基部，一簇簇的长着柔弱的小雏菊和蒲公英，黄色的花朵夹杂在绿草中，迎风招展，摇曳生姿。她走了过去，选择一块平坦的石头，坐了下来。她环顾四周，露珠在草叶上闪烁，谷深而幽，弥漫着迷蒙的晨雾，树木岩石，都隐隐约约地笼罩在一片苍茫里。这是她的山谷，她所深爱的所在，由于四面环山，太阳要到中午才能直射，所以整个山谷，不是笼罩在晨雾迷蒙中，就是在黄昏时的暮色蒙胧里。因此，心虹叫它作“雾谷”。经常在这儿流连数小时，也经常浓雾中迷失了自己。

现在，她就迷失了。顺着她面前的方向，她可以仰望到山巅上的农庄，那农庄建筑在山头的高地上，一面临着峭壁，从她坐着的地方，正好看到峭壁上围着的栏杆，和斜伸出栏杆的一棵巨大的红枫。她呆呆的仰视着，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份深思里，她忘记了自己，忘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，只是出神地看着那栏杆，那枫树和那掩映在枫树后面的农庄，她是真的迷失了。然后，她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，清晰而有力地花说：

“心虹，跟我走！心虹，跟我走！”

她惊跳起来，迅速回顾，身边一片寂然，除了岩石和树木，没有一个人影。她颤栗地用手摸摸额角，满头的冷汗，而一层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寒意，却从她的背脊上很快地蔓延开来。

三

经过了三天的忙碌，狄君璞终于把新家给安顿好了。这农庄，高踞于山巅之上，颇有种遗世独立的味道，呼吸着山野中那清新的空气，听松涛，听竹籁，听那些小鸟的啾啾，狄君璞觉得自己像得到了一份新的生命一般，整个人都从那抑郁的、窒息的消沉中复苏了过来。不止他对这山野有这样的反应，连他那小女儿，六岁的小蕾，也同样兴奋不已，不住地在农庄里里外外跑出跑进，嘴里嚷着说：

“爸！这儿真好玩！真好玩！我摘了好多红果果，你看！还有好多花呢！”

真的，山坡前后，显然当初曾被好好地经营过，栽满了美人蕉、牵牛花、木槿和扶桑，如今，由于多年乏人照顾，那些花都成了野生植物，山前山后地蔓生着，却也开得灿烂，和那绚丽的红枫相映成趣。这儿是个世外桃源，狄君璞希望，他能在这桃源里休憩一下那困乏的身心，恢复他的自我。而小蕾也能健康起来，如果不是为了小蕾，他或者还不至于下这样大的决心搬来，但是，医生的警告已不容忽视：